

他的国 她的宫

TA DE GUO TA DE GONG

她是宫
谋是她的毒
他是国
权是他的药

「余姗姗 著」

上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他的国，她的宫 / 余姗姗著. — 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1.12

ISBN 978-7-5104-2430-4

I. ①他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49387号

他的国，她的宫

作 者：余姗姗

选题策划：陈泓希 麦田时光图书

责任编辑：董晓琼

特约编辑：吴 芳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（100037）

发 行 部：（010）6899 5968 （010）6899 8733（传真）

总 编 室：（010）6899 5424 （010）6832 6679（传真）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：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
字 数：550千字 印张：34

版 次：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2430-4

定 价：49.80元（上下册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（010）6899 8638



目录



001

楔子

008

一 谁说官斗只会发生在红墙之内

036

二 爱情的誓言，总是为了被打破而立的

064

三 任何事都怕被比较，尤其是爱情

113

四 生死总需经历，才会脱胎换骨

149

五 联姻内外，祸起萧墙

194

六 波谲云诡，权利让每个人都变得疯狂

227

七 人心不古，没有人能走出自己的孽障（上）

 楔子

男人是国，女人是宫。男人在意踩在脚下的疆土究竟有多大，女人在意握在手里的权力能否遍及后宫，所以男人的战场是用血肉和白骨缔造的，女人的战场则是用心机和谋算烘托的。然而当时正情窦初开的凤兮，是还没意识到这些的。

献元十三年，凤兮最后一次见到当朝的二皇子奚云启，是在自家的院子里，她心中尚徘徊着父亲景如山讲述的此次征战经历，触目所及是满园怒放的锦带花，是她最爱的花。

“凤兮。”奚云启唤道，清雅的声伴着低笑。

在奚云启温柔的凝视下，凤兮的笑容绽放得毫不吝啬，“你来了。”她心里一阵欢喜，未注意到他眉宇间明暗交织的惆怅阴霾。

下一瞬间，凤兮被奚云启拽入怀中，不由得微眯着眼眸发出一声叹息，轻嗅他身上的檀香，整个人似是找到归属般的满足，任由他的手掌轻抚过面颊，一路辗转摩挲到似笑非笑的唇瓣，眷恋不去。

奚云启忽然劲道一施，两具身躯紧紧贴合。抬眼望去，奚云启温润的目光正漾出涓涓情意，凤兮眯了眼，笑意盈盈绽放，唇角勾起醉人的弧度，羞



煞了周身簇簇的锦带花。

情人间小别后的你依我依总是荡人心魄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凤兮歪进奚云启怀中，仰首欣赏着被梧桐树叶筛过的片片流光，投撒在她的红纱与他的白袍上，相映成趣。

然而凤兮心性敏感，纵使奚云启面色平和，她也能隐隐觉出他的心不在焉。

如凤兮所料，奚云启很快在她额角印下一个吻，为他的开场白做了铺垫，“近来朝中战事频频，南方旱灾不断，民间恐将大乱啊。”

凤兮蹙眉，心下难安，“朝局有变？”

奚云启的语气依旧平稳无波，“嗯……父皇令我南下救灾。”

喉咙一紧，凤兮豁然起身直视那双温润的眼眸，“你要南下？”

不知名的凉意袭来，声音不由得发颤，放松的背脊僵直紧绷。女子对变故总有特别的预知能力，而且好的不灵坏的灵，这话总归有些道理。

奚朝祖制有训，但凡皇子成年均要厚赐封地、宅邸、布帛、银钱、美人等，居住他地，未得圣旨不得返京。

这本是为了杜绝储位之争，也是为了避免皇子、京官互结朋党。

时值献元年间，太子一位玄虚已久，众成年皇子虽盘踞京中已久，表面看似相安无事，可觊觎皇位的大有人在，更遑论图谋不轨者。

一月前，奚献帝忽然下旨，三皇子被赶往北方，五皇子得令西行，最迟的七皇子也着手南下，却留下大皇子与二皇子。

二虎相争，储位一事猜疑颇多，朝中议论纷纷，各据一派，究竟花落谁家尚不得而知。

直到二十几天前，奚云启的母妃云妃轰然崩逝，奚献帝即刻宣大皇子奚云浩觐见，父子两人所谈何事无人知晓，却难免引起朝野的揣测，一时间众说纷纭。

三日前，奚献帝下令二皇子奚云启即刻南下赈灾，名曰赈灾，实则太子



之位已定。

赈灾的旨意被景如山一力瞒住，致使不常外出的凤兮全然不知。

南下，这对于奚云启与景凤兮二人便意味着分离。皇子外放，秉承赈灾的名目，实际则归期不定。

景门虽是女眷众多、男丁稀少，可凤兮除了偶尔听景如山讲些庙堂战场的故事外，并无其他友朋可以互畅心事。

奚云启就仿若一道光芒，温柔和煦，如潺潺流水般抚过她每一次的不耐、郁闷、灰暗、沉寂。可“南下”的话一说出，有些懵懂的凤兮也感到惴惴不安。

然而，年少的情总是清澈如水，皎白如雪，掺不得一丝杂质，如凤兮这般年岁的女子便更为单纯，哪懂得人心之丑、品性之陋，致使她看人看事总归欠缺一味，盲目间错下判断，轻则误光阴，重则毁终生。

奚云启懒散地靠于树前，淡淡道：“灾情紧急，战事未定，一切都出于社稷考量。凤兮，你在景门，所见均是将相子弟、文官儒生，却不知民间流寇四起，庶民流离失所，怨声载道。而朝中，积习已重，弊端处处。我身为二皇子，理应为国分忧，为父皇排难，南行即使我不去，也会有旁人的。”

奚云启对凤兮懂识大体的性子知之甚详，此言一出，足以令她碍于身份教养而再难辩驳。

果然，凤兮面色犹豫不决，低声疑问道：“旁人？七皇子南下莫不是为了定灾么？再者说，镇国公英勇盖世，敌寇定能早降。”

奚云启的语气沉了几分，“近日你多次提及镇国公。”他的神情明灭难测，眸子也突生了冷意，不若往常温雅。

凤兮微怔，使劲眨了眨眼，却见他眼中有难懂的复杂一闪而过，瞬间又恢复脉脉情意。

她对这样的奚云启顿失熟悉，只觉陌生诡异，回道：“父亲常说起此人，我便记下了。”



如此一吓颇见成效，奚云启心下足了，神情变换间敛眸温笑，微起身将凤兮重新揽入怀中，嘴唇紧随覆上，低哑着声含糊低喃道：“我会回来接你的，等我，凤兮、凤兮……等我。”

湿润情意由他口中所述，那便是郑重的承诺，暖暖划过心头，本应令情人放宽心怀，再无旁骛，可凤兮心中却忐忑难安，不忍将“我总预感，此行你我缘分将会尽毁”一语道出。

却哪知，世间变故往往最怕“惦记”二字，冥冥中却更有缘分交错，弄人愚己的由头，致使两小无猜、青梅竹马也仅此于字面尔尔，欲说后事只怕肝肠寸断、悔不当初。

三日后，二皇子奚云启奉皇令带援资南下赈灾。

在京中最宽敞的街道旁的风云楼中，凤兮特意包下了视野最佳的位子，泪眼相送。南行的车驾渐渐隐没在街角，被水雾蒙住了双目的她早已沉浸于酸涩的情感中，奚云启留于颈间的温暖气息似还未消散，迷离的眷恋盘桓不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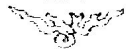
可随着心下沉淀渐凉，那丝余味竟愈行转淡，似梦似幻，似未醒的一段妄想，凤兮不禁暗揣莫非真应了那句人走茶凉，然心下一转，只以为是一时不适，这般情意深厚如海，岂能转眼即过？她自认绝非寡情薄幸之人，更笃定奚云启亦非，然如是自我安抚，早有了强迫之意。

才不过片刻缅怀，门外“咣当”一声，喧嚣吵闹炸开锅，惊扰了一室哀愁。

方才那般隐现端倪之想忽而消散，凤兮蹙了蹙眉，打开侧窗由缝隙往外望去，就见两富家公子正在争吵。

面对她的那人狭目红唇，面红耳赤，因与人纠缠，细白脖颈激动得泛起青筋。

另一稍显粗壮的男人一手抄起他衣领，“嘶啦”扯开，一片光滑细腻的



胸膛便展露人前。

那白净公子不堪受辱，怒极破口大骂：“此等下作之事，本公子不屑为伍！”声音尖细更比女子，即便那神情似羞似愤更透着道不明的风情。

粗壮男子却轻佻油滑地“嘿嘿”笑道：“待你尝过滋味，怕是会舍不得天天来求本少爷啦！哈哈哈哈哈！”

朝廷赋税繁冗，旱灾战火不断，流寇四起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可京中士族大家却整日仗着祖上风光，饮酒作乐、挥霍无度。诚如由她这边看去的，一细皮嫩肉，一身材粗壮，同为男子却在京城最大酒楼中当众出丑般。

凤兮早先也听丫鬟提起宗族豪绅间盛行男风一事，还嗤笑说危言耸听，颇为清高，如今眼见为实，惊诧之余心中厌恶突生，只感不堪入目，却道天下无奇不有，如此腐化者渗透于士族大家，岂非国之祸害，朝之蛀虫。

她蹙着眉，正要关窗退房，恰巧又传来一道厉声呵斥：“住手！镇国公在此，谁敢胡闹！来人，将他二人压下！”

但听一阵急促脚步声，快中有序，只见几名侍卫一拥而上。

“镇国公”三字一出，那二人无声、不吭，也不挣扎，浑身瑟瑟发抖，额角的汗水频频泛出，周遭也一片静谧，气压顿时低得让人喘不过气，恰如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
隐感一股寒意袭来，随着对面的门被打开，身披战甲高大英武的身躯顿时撞进她心底。

那是凤兮见过的最冷漠的眼神，深不见底，匪夷难测。

眉浓入鬓，鼻如刀削，薄唇微抿，不见一丝一毫的柔情，唯有冷峻威严。

不知哪来的荒唐想法一闪而逝，凤兮竟莫名地肯定此男子定是持剑统兵、发号施令者，然一丝血腥残忍的气味却将这般倨傲凛然冲开了些，更添浓郁之色，足令人暗叹切莫与之敌。

“镇国公，下官这就先回了。”那男人身后又走出一人，瘦小的肩膀轻



抖着，低垂着头，声音很低。

凤兮眯眼看去，此人可是兵部左侍郎？

还未等她辨清，被唤“镇国公”的男子深邃的目光却直直往她的方向扫来，精锐无比。

惊喘一声，凤兮连忙掩窗，心头被威慑得凛凛冷汗，泛出莫名的异样。

那道眼神透着寒光与讥诮，逼迫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，扎扎实实地印进魂魄里，生怕多望一眼会丢了心神。

窗外响动了会儿，脚步声、惊喘声渐渐消弭。

这事过了许久，风云楼的掌柜还频频念叨“镇国公真不愧英勇盖世”、“镇国公驾临，还跟我说了话哪”，诸如此类。

那日后，苦等奚云启回信的凤兮，连半封也未盼到。她只从父亲景如山口中得知，南方灾情仅用三月便稳定，二皇子奚云启却无返京意图，在那儿精选封地，准备落户安家。

惊讶、失望、不解皆有之，然心底之伤仅盘桓数日。

献元十四年，奚云启与南风王联姻。其女琴棋书画均不通，却习得一手女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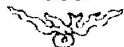
凤兮知道后，泪眼望向南方，整日对着月色惆怅，心头的酸涩无人能诉，就是在父亲面前，也是强颜欢笑，“男子三妻四妾也是常事，二皇子与女儿只不过是两小无猜，未及男女之情。父亲不必为我挂怀。”

这番话如寒刀插入心头，劈得支离破碎，而那动手的人，便是她自己。

献元十五年，奚云启与流春王联姻。其女善于舞蹈，夫妇俩鹣鲽情深。

凤兮则笑往日涓涓情意却抵不过一纸婚书，在夜静无人时，拿出他留下的诗句反复读上几遍，“奚云启，你可真不愧为皇族子孙。”

本以为伤口再次挖开，只会被片刻不停地撕扯，血肉模糊，直到麻痹方休，却不料竟不似钝痛，只余讥诮。



献元十六年，奚云启与宝超王联姻。其女琴艺了得，喜好弄墨，传闻最受夫家宠爱。

凤兮听后，顿觉三妻四妾并不分任何男子，诚如温润如奚云启，诚如他们之间曾有眷恋难舍，却也一样会化作习俗的尘埃，被人性的现实淹没。

她怒极反笑，“人不风流枉少年，权之一字蛊人心。”冷淡、嘲弄，心性转冷只在不知不觉间。

少时年华虽好，然心性尚需提炼，心思火候仍欠缺待熬。

此时的凤兮只以为心伤、情逝便是无波人生中最不顺之事，未及深思比起这些，她更为在意欺骗之恨、自尊之伤，于家世上先不服三王之女，于情感先后再不服自己付出过多，便未细琢磨何谓真情，更不会料到日后变故接踵而至，足令人生死徘徊，千锤百炼，所谓年少情动也仅限于无风无浪的懵懂之年，本不值得挂怀。

历时三年，时局已悄然变动。



谁说宫斗只会发生在红墙之内

献元十六年。

梧桐树上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，身着一袭绯红衣裙的凤兮躲过了外头哀戚悲切的哭叫声，一路步履细碎地踏入梧桐树前的大殿中。

在这殿台上一排排灵位都以玉雕为材，手工精细，亦可看出雕塑者的独慧之处。正中央那块以小篆所书“护国大将军景如山之位”的字样，正出自当今皇上奚献帝御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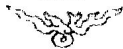
凤兮抿紧才妆点过的朱色的唇，心下冷笑：父亲，您为何不听听这外头的哭灵声，究竟有几分真切？

红纱锦带，裙摆以上好的金线绢丝镶边，而下却以苍青色绣鞋为底，这一切本是她准备着家中庆典之时所穿。如今穿在父亲灵前，也算物尽其用。

微仰起头，凤兮眼中悲戚涩然，却不见半分惆怅，“昨是今非，父亲您若泉下有知，魂魄可曾归来？如今您又是否悔不当初？”

一道淡然不显波澜的声音答道：“老爷一生忠心为国，如今也算死得其所。”

此声正出自于凤兮身后殿门外的少妇口中。那人着素色单衣，梳着流霞





髻，仅以青白玉簪为饰，而神情肃穆如冷霜，倒也不似才死了丈夫般凄然。

“死得其所？黄泉路上，却不知有多少死于他枪下之冤魂紧随其后。”
凤兮双拳紧握，心中凄苦难抒，对这少妇硬是摆不出好脸色。

少妇恍若不在意，冷笑道：“生为将军杀戮无数，死为鬼魂亦该承受其罪孽。”

凤兮笑不可抑，转身行来踏过门槛，“现大势已去，姨娘为何还不走？
父亲生前赠你之物均为佳品，来日吃穿必是不愁的。”

“我生为景门之妾，死当为景门孤寡。”少妇说罢却淡淡一笑，转身走了。

只留凤兮默默不语，倒未料到少妇如此，不似其他姨娘各自奔逃，但也不愿承认这是重情重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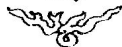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护国公的灵位，还要从半年前说起，当时一直扰乱边境的蛮奴突现了一员猛将，用兵如神，诡计多端，枪法更是了得。自三月前，凤兮的大哥、三哥相继毙命于此人枪下，尸体被运回后，尚未来得及“白发人送黑发人”，其父景如山便又重披战甲赶赴边关。

他留下最后一丝慈爱的笑容，并以他厚实的手掌最后一次抚慰凤兮的发，而后傲气凛然地帅大军亲赴阵前，随风展现英姿的绛紫色披风，便是留给她的最后印象。京中百姓无一不传“不败将军”终将不败，奚朝铁骑凯旋指日可待。

此次出征为求尽快到达，景如山亲帅大军为数不多。按照前期部署，该是在两月前由虎啸营带紧追直上，给敌军来个瓮中捉鳖。

不想月余前，一名即将气结的将领被同样力竭的战马驮回，此人临终前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我军被困，快去援……援救……”话未说完他便咽了气。此消息传遍朝堂，究其为何援军迟迟未到，而使得不败之师被困于边境城内，据朝中大臣所说：“哎，我朝不败与虎啸本是水火不容啊。”

直到数日前边关来报，景如山与旗下仅存的五千铁骑，为了护住“殇





塞”这一奚朝的军事要地，历尽所能，终于陨殁，奚献帝追封景如山为“护国大将军”。

算算时日，今儿个该是景如山被传在身首异处后，尸身被啃噬的第十五日了。想不到他戎马一生、匡扶社稷，秉着“不败将军”的尊号享尽荣宠。如今魂飞魄散了，其肉身却在敌军营五里外饱受日晒雨淋之虐、秃鹰啃噬之耻。

莫非奚朝当真无人能冲杀过去，就算不能踏平蛮夷，却也无人可洗刷奚朝耻辱，将喂食秃鹰那不败之身夺回以正天威吗？

凤兮嘲讽地扯扯唇角，“或许朝中并非无能人——试问又有谁肯拼了自家性命，仅为了夺回一具无头尸呢？”

一连十五日了，景如山昔日在朝中友朋无一人登门拜祭。当真是墙倒众人推啊！看来景门满门荣耀，也将随着顶梁柱的陨灭而尽毁了。满室清秋，院落大宅中，梧桐依旧，可景如山却连棺都入不得。

凤兮心中痛悲交加，面容却是讥讽间挂着嗤笑，“景门最后的男子也去了，去得轰烈，去得壮哉！留下一门孤寡……做何！”说罢，她右手往腰间一摸，瞬间抽出一物，噼噼啪啪地挥舞起来。

落了满园的梧桐叶纷纷飞舞，雀跃着终有人可将它们唤醒，哀鸣着凤兮心中所伤。随着她利落矫健的动作，那皮鞭犹如灵蛇般窜动，所到之处皆留下斑斑白痕。

“啊！”

随着一声尖叫响起，凤兮顿时停下，回身看去，正是二姐景宝芝。

“我说你个死丫头！父亲才去了你就反了是吧！”

顺着景宝芝的手看去，赫然一道鞭痕，渗着血渍，凤兮冷笑，对景宝芝起了不耐，心中生了恶意，便以鞭尾卷起地上的短剑，往景宝芝袭去，在她又一声急呼后将短剑摔得老远。

“若非你偷袭在先，又岂会被我鞭法所伤？”凤兮漠然地反问，见景宝





芝似惊魂未定，颇觉快意，手中轻抚软鞭上的手柄，玩心未艾。

景门一门武将，自父亲受皇帝亲封“不败将军”之号，家中男男女女便更尚武。大哥、三哥均熟读兵法，习得一身武艺，并先后亲赴边关立下军功，受封少将军。而二姐景宝芝喜好剑术，凤兮则独爱鞭法，因它本是景如山生前亲授，每每只要她挥舞一段，景如山心中忧愁也会立时消散。而此时，凤兮在景如山去后数日又舞上一次以慰亡灵，可却伤了同为一脉的二姐。

“你！贱丫头！如今奚云启远在他处！父亲一去，你还有何靠山！待过几日，我同大娘说将你嫁与老头子，我看你还如何嚣张！”大声吼完，景宝芝又哼了一记，捡起短剑去了。

凤兮垂首蹙眉，“奚云启？怕是此人早将我忘记了。”景宝芝一提起，凤兮才竟有许久未想起此人，不禁自嘲原也是凉薄之人，脑中再难刻画此人半分样貌，便连身形胖瘦也无从拿捏，还不如记家中下人来得详熟。

凤兮走出院落，往房中走去，却见总管景叔迎面而至，“四小姐你快去前院看看吧！老爷他……他……回来啦！”

凤兮先是僵住，未及细想已拔足狂奔。

景楼是景门中观赏夕阳最佳之处，凤兮还记得每逢日落父亲都会在那里静坐片刻，随着落英缤纷，映着天际的那抹红似绯、似品、似银、似彤、似炎，不多会儿便或似樱桃、或似石榴、或似海棠，各种红颜变换间，也纷纷披散向院中的老梧桐。

那日，她也是一袭红纱披帛踏着赭红而来，飞扑进父亲的怀中。

“父亲，您看凤兮新制的衣裳！”

“父亲，今几个公主送我锦绣旒钗，可配女儿？”

“父亲，三哥笑我泼悍，尤盛街边那扫地王二麻子的老娘！”

如今，红纱依旧，却是在晨曦的橘色中迎向外院来人。

外院里，一千女眷，或面容悲伤，或容颜哀戚，除了景宝芝的羞涩与姨





娘的寂然，就只有方赶到的凤兮一脸惊诧。

凤兮人未站稳，已大喝来人，“你手中何物？！”

那人一身银白盔甲，斜系白披风，正是奚朝副将的装束；剑眉、星目，确是俊朗之人。可凤兮那双清澈泛着幽光的眼，却眨也不眨地看着他手中的黑木盒子。

“夏允奉‘镇国公’之命特送回老将军。”清冷的话语才落，哀戚声瞬间充满外院，凤兮呆愣不动。

说到夏允，景门对此人并不陌生。他十五入军，随军牛刀小试，十六便以探子之命混入敌营，盗取机密。那一役，夏军大捷，夏允功不可没，被许厚赐。一直到三年前，夏允方弱冠，刚升虎啸营副将，恰逢景宝芝在游湖间与人争吵，不慎落入湖中，他便闻声营救，而后以“举手之劳，不必挂怀”婉拒了二姐答谢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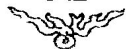
这事传进凤兮耳中，却只博得一记冷笑，“二姐素来颇识水性，怎会轻易溺水？”

不日，景宝芝巧言向大娘表了心意并央求做主，大娘特请恩人夏允前来一叙，话里话外透露出纳其为婿的意思，怎奈夏允直言拒道：“在下心中已有佳人，夫人美意，在下心领。”大娘听后怒极脸赤，一面骂此人虽为武将却不懂攀附将门高枝，一面与景宝芝说道：“你只管断了念想，此人断不可附！”自那以后，景门中再无人提及夏允。

现下，立于凤兮眼前的便是被大娘斥责“无妄小儿”，曾口出“法不阿贵”之言的夏允。

待管家接过黑盒子，夏允却望向凤兮，见她红衣裹身，广袖翩然，素颜雪肤，容比冷霜，衬着一院的白与黑，透着妖艳诡异。论说她是哀伤，倒更似不甘，女子之柔竟混着几分坚韧冷酷，矛盾的融洽，却也非故作强装般做作。

凤兮直直将此人看个彻底，“你是夏允？虎啸营夏允？”





夏允只觉那眸中幽明难辨，遂力持镇定任她看个明白，“正是。”

凤兮却只是在想，夏允突然将父亲的头颅送回，那么那人……

未等夏允回神，凤兮已经越过他奔出大门。

景门外，她逆着光再度迎上那对深邃不见底的眸子。

那纯粹是一个男人的眼神。一个战功赫赫、功勋盖世，却被传嗜杀乖张的男人；一个连亡二妻、不好女色，却被传暴戾好虐的男人；一个本该带兵援助父亲，却迟迟未到的男人——镇国公，谈辛之。

在十三黑甲铁骑的围绕中，在那俊傲仰头的白马之上，身着赤金战甲佩剑、绀色大氅的身躯微微前倾，以手轻抚马儿鬃毛，如画双眸缓缓扫过凤兮怒瞪的双眼，因气愤而起伏不定的胸脯，紧握软鞭的手，以及脚下那双苍青色绣鞋。

那马儿似是满足如此被抚，似是懒懒犹如初醒，不多会儿，在它一声呜咽后，谈辛之停了手，锐目直直烙进凤兮眼底。

夏允随后而出，先行个下臣礼，便跨上一匹枣红骏马，“回国公，此女正是景凤兮。”

凤兮伫立良久，胸口紧窒，惊惶间忘记了呼吸，手心腻腻地泛起冷汗。

谈辛之眼中的光自“景凤兮”三字道出便幽幽闪动，仿若用无形的指头掐住她的喉咙般，任凭凤兮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暗自浮动的气息。

凤兮胸中的燥意、恨意蹿升而起，紧握的拳头早已令指甲嵌入肉里，掌心的痛却缓解不了心里的闷。

那双眸子，深不见底，即便时隔三年凤兮也绝不会忘记。

谈辛之却瞧着有趣，眯着眸子沉默了会儿，唇角逐渐勾画出冷酷的弧度。

凤兮原本怒火丛生的眸子也随之沉淀到波澜不兴，声色凄冷，咬字清晰，“敢问镇国公，家父之身，现今何在？”

“被秃鹰啃噬尽了。”从那薄唇中所出低沉之音诚如其人般冷、呛，如

